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張耒資料彙編

周義敢 周雷 編

中華書局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張耒資料彙編

周義敢
周雷 編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張耒資料彙編/周義敢,周雷編. - 北京:中華書局,
2007.9

(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3833 - 0

I. 張… II. ①周…②周… III. 張耒(1054 ~ 1114)
- 研究資料 IV. I206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3)第 008199 號

責任編輯:宋鳳娣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張耒資料彙編

周義敢 周 雷 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· 9%印張 · 2 插頁 · 191 千字

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 ~ 3000 冊 定價:28.00 元

ISBN 978 - 7 - 101 - 03833 - 0/I · 484

序 言

張耒（一〇五四——一一一四），字文潛，自號柯山，祖籍亳州譙縣（今安徽亳縣），生長於楚州淮陰（今江蘇清江市）。他是北宋著名作家，以詩文聞名於世。他的詩歌關心民生疾苦，抒發了以民爲本的信念。藝術風格樸素自然，不事雕琢。他的散文針砭時弊，包容古今，筆力雄健，有一唱三嘆之聲。蘇軾、黃庭堅、楊萬里等均給予很高評價。爲了瞭解歷代學者研究張耒的情況，多年來筆者廣泛收錄有關他的資料，今整理成集，願爲廣大讀者和研究工作提供方便。

關於張耒的先世，至今我們仍然知之甚少。他在筆記《明道雜誌》中曾自叙：「先君舊說，嘗隨侍祖父官閩。」先人嘗仕三司檢法官，以親老求知吳江縣。「在詩文中也說起：「某爲兒童，從先人於山陽學宮。」昔我先人，剛介峭峙，行於天下，得友無幾。」這些自叙說明，他的祖輩雖有仕者，但官職不大。他在少年時曾隨父親到過華州和巴蜀一帶，以後纔在山陰（淮陰）定居。現有資料可考的是他的外祖家。外祖父李宗易，字簡夫，陳州（今宛丘）人。宋真宗天禧三年（一〇一九）進士，歷官尚書屯田員外郎，知光化軍，仕至太常少卿。他與名臣晏殊、范仲淹交誼深厚。晏殊知亳州時，他是譙縣知縣，常宴飲酬唱。范仲淹文集中答謝李宗易的詩達十首之多，詩中有云：「秋風海上憶神交，江外書來慰寂寥。松柏舊心當化石，埴簷新韻似聞韶。」稱他是推心置腹的道義之交，關係非同尋常；將他的詩比作典雅

美好的韶樂，決非一般人所能企及。范仲淹還寫了《舉李宗易堪任清要狀》，稱其「素負詞雅，居常清慎」。李宗易晚年退居故鄉，與蘇轍交游。蘇轍時爲陳州教授，曾爲其詩集寫序，稱其作詩爲人，以白樂天爲師，「詩曠然閑放，脫略繩墨」。由於外祖家的原因，張耒十七八歲時在陳州得從蘇轍學習，并因此而能成爲蘇軾的門下士。以後他爲政清廉謹慎，寫詩學白居易，首先是受到外祖父的影響。他與表兄李文饒、表弟李德載情同手足，官場失意時數次往依外祖家，晚年居陳州以歿。

關於張耒的生平，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記有《張耒年譜》一卷。以宋人譜宋人，見聞較真，可惜久佚不傳。現在我們要瞭解其經歷，祇能取証於他的詩文以及同時代人的文集和史料。宋神宗熙寧六年（一〇七三），他二十歲時策名進士，次年授臨淮主簿。臨淮地處汴泗交通要道，爲政特別辛苦。熙寧八年，蘇軾在密州修超然臺，約他寫了《超然臺賦》，這是他們詩文交往的開始。與此相前後，他與秦觀、晁補之等人也詩文唱和，結爲知己。熙寧九年，父死居喪。其家素貧，喪父後更爲困苦。他當時在淮陰守喪，與當地以孝聞名的徐積（字仲車）結鄰爲忘年交；也常與禪師智軫交游，談詩論禪。其間也奔走陳州、蘇州一帶，就食以繼活。

丁憂之後，張耒任洛陽壽安縣尉。其任職的起訖日期，在《書曾子固集後》一文中記載甚詳：「元豐二年夏，曾公自四明守亳州，余時自楚將赴河南壽安尉，始獲以書拜公于行次。……六年，余罷壽安尉居洛，而聞公卒。」（文集卷四十七）由此可知他赴壽安任在元豐二年秋，任滿則在元豐五年。當時社會矛盾十分尖銳，作爲縣尉，他常下鄉捕盜，也曾爲伊陽巡檢任青立傳，贊賞其捕盜方略。當時他寫

了不少同情人民的詩，如《和晁應之憫農》，寫農民力田竟歲，猶寒餓而卒。又如《八盜》，寫官逼民反，八盜劫富濟貧，市人聽令喜且舞。其間還幾次拜見退居於洛陽的司馬光，請教如何讀書作文。據闕名《愛日齋叢鈔》卷二所記，司馬光勉勵他讀書應專心致志，從卷首讀至卷末，不能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。司馬光還有《答福昌張尉末書》，書中稱贊其文如柳子厚，「依事以叙懷，假物以寓興，高颺橫驚，不可羈束。」（《溫國文正司馬公集》卷六十二）壽安任滿後，他在洛陽、陳州閑居，元豐七年任咸平縣丞。在咸平時有兩件事應該提起：一是致書黃庭堅，表示願意結交之心意。一是得蘇軾答書，書中先稱其文似蘇轍，「汪洋澹泊，有一唱三嘆之聲」；復又感慨文學衰落，「惟荒瘠斥鹵之地，彌望皆黃茅白草」，故寄希望於門下士。蘇軾此書作於元豐八年末，結尾提到「聞君作太學博士」，可知張耒即將去太學任職。

元祐元年四月，詔執政大臣各舉可充館閣之選。經范純仁推薦，張耒于是年冬試學士院，遷祕書省正字。黃庭堅、晁補之亦同時應試，並擢館職，黃庭堅遷集賢校理、著作佐郎，晁補之遷祕書省正字。自此，他們開始了「圖書堆枕旁，編簡自相依」的清閑生活。以後秦觀也來到祕書省。在公務之暇，他們經常與文學前輩蘇軾、錢勰、李常等人相聚，同游名勝，詩文酬唱。這是他們難以忘懷的歡樂年代，也是北宋文壇的盛事。張耒的館閣生活前後長達八年，其官階升遷情況，李燾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有記載。元祐五年六月除著作佐郎，十二月加集賢校理（卷四百五十九）。元祐六年六月遷祕書丞，十一月爲國史院檢討官，除著作郎，參與編修《神宗皇帝正史》（卷四百六十八）。元祐八年冬，張耒自著作郎除起居舍人。其時哲宗親政，政局起了變化，張耒不斷遭到彈劾。據寶祐刻本《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

末《卷一百零一》所記，是年十一月，監察御史來之邵、侍御史楊畏接連上章，誣其「性質狷薄，士望素輕」，「附離權貴，以謀進取」。次年七月，右正言張商英詆其「交接內臣陳衍，奸狀中外共知」。衆章交奏，張耒不安於朝，祇得請求外任。

紹聖元年四月，張耒以直龍圖閣知潤州，其《潤州謝執政啟》言，「閏四月二十九日到任」。當時蘇軾貶謫英州，道過潤州，師弟子得以會晤，張耒遣兵卒護蘇軾南行。「謁來京口見花落，歸去西風未吹柳」，張耒在其《贈吳孟求承議》詩中，說自己在潤州僅數月，就奉調回京。行至中途，又改命知宣州。當時他寫的《自淮陰被命守宣城》詩、《宣州謝兩府啟》，均言明守宣城是在年秋。紹聖三年以後，宋哲宗進一步嚴懲元祐黨人。蘇軾被迫貶爲琼州別駕，秦觀由處州徙郴州、橫州，直至雷州，晁補之貶監信州酒稅。張耒處境稍好，罷守宣城後，入京除管勾明道宮。其《次韻淵明飲酒詩序》云：「紹聖丙子（三年），得官明道，寓居宛丘。」紹聖四年二月，詔張耒落直龍圖閣，貶監黃州（齊安）酒稅。其《黃州謝到任表》，說在三月到任。他在黃州監酒將近三年，生活還比較安定，其《與徐仲車書》說，黃州太守與通判均爲親舊，風土食物亦相得，乃謫官之幸。元符二年秋貶復州監酒，居竟陵，但爲時不長。

元符三年正月哲宗崩，徽宗踐阼，神宗后向氏以皇太后身份垂簾聽政。元祐黨人均遷內郡居住，蘇軾復朝奉郎，提舉成都玉局觀，黃庭堅、晁補之均有新職。張耒於是年春任黃州通判，七月改爲知兗州。當時寫的《發政亭宿故鎮》詩云：「我別竟陵時，楚稻如碧絲。秋風發齊安，稻穗如植旗。」可證是年春離開復州，八九月間離開黃州，到兗州當在十月。他的老友陳師道聞其蒙恩復起，寫了《寄兗州張

龍圖文潛》詩表示祝賀：「賸喜開三面，旋聞乞一州。力難隨鳥翼，行復立螭頭。」但他的兗州任期僅三個月，歲末輒回京都任太常少卿。這有詩爲証：「那知歲暮東州客，大山蒼寒曉霜白。雲收霧卷日月明，却上天衢瞻玉色。弊裘疲馬古道長，九旬刺史歸空囊。」（《將至都下》）他本想留在皇帝身邊，但建中靖國元年任太常少卿僅一春，入夏即出守潁州。是年七月蘇軾卒於常州，張耒聞訃，出已俸於薦福禪院修供，以致師尊之哀。同年尚有知揚州之命，鄒浩《道鄉集》卷十五有《張耒直龍圖閣知揚州制》，然並未到任。是年冬改知汝州，他在《萬壽縣學記》中提到：「辛巳之冬，予移官臨汝。」

宋徽宗仿效宋哲宗，在親政後嚴厲懲治元祐黨人。據《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》所記：「崇寧元年五月乙亥詔：朝奉郎直龍圖閣知汝州張耒，落直龍圖閣，管勾明道宮。」同年七月，臣僚上言，張耒在潁州聞蘇軾身亡，飯僧縞素而哭。詔：「張耒責授房州別駕，黃州安置。」次年四月乙亥詔：蘇洵、蘇軾、蘇轍、黃庭堅、張耒……等印板，悉行焚毀。」同年八月又下詔，將元祐黨人名單「下外路州軍，於監司長吏廳立石刊記」。張耒名列其中（均見卷一百二十一）。崇寧四年九月，元祐黨人貶謫者依次徙近地，但張耒仍在黃州，次年冬纔離開。此次安置於黃州，前後共四年多。作爲放臣，他不得任官舍和佛寺，祇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。荒村枯木，與棲鴻相對，寂寞自不待言。但也因此而能接近勞動人民，瞭解民間疾苦，寫有不少內容充實的詩篇。貶謫期間值得慶幸的是在崇寧元年冬，黃庭堅自鄂州駕舟來訪，患難知己，久別重逢，其歡愉可想而知。他們游歷名勝，以詩唱和：「經行東坡眠食地，拂拭寶墨生楚愴。」「天生大材竟何用？祇與千古拜圖像。」這些詩句，表達了他倆對東坡老人的尊敬和懷念。

張耒《跋杜子師字說》云：「耒以丙戌歲仲冬自黃之穎，過盱眙少留。」丙戌年即崇寧五年，那年元月，徽宗下詔毀元祐黨人碑，黨人可復仕籍。張耒叙復爲承議郎，途經盱眙等地回淮陰居住。到達故鄉在次年即大觀元年暮春。雖云故鄉，但廬舍蕩然，只能寄居於大寧山禪寺。寺主崇岳乃父輩故交，靜掃高堂，欣然相延。張耒賦詩相謝，詩存文集卷十三。呂本中《紫微詩話》云：「張丈文潛大觀中歸陳州，至南京，答余書云：『到宋冒雨，時見數花淒寒，重裘附火端坐，略不類季春氣候也。』」《紫微詩話》僅云張耒在大觀中歸陳州，但未言明是在何年。趙令時《侯鯖錄》卷二云：「余崇寧中，坐章疏入籍爲元祐黨人。後四年，牽復過陳，張文潛、常希古皆在陳居，相見慰勞之。」趙令時入黨籍在崇寧二年，後四年當爲大觀二年，則張耒至陳是在大觀二年之暮春。那年正月，徽宗大赦天下，元祐黨人中「情理輕者，與落罪籍」。張耒出籍，除畿輔外，得便自由居住。

自大觀二年之後，張耒一直在陳州（淮陽）閒居。大觀四年，晁補之卒於泗州任所，張耒忍着悲痛，爲其寫了墓志銘和祭文。他與晁補之交友最密，如今「平生膠漆，永隔存亡」，真是「至悲薰心，言不能文」。是年三月，張耒經甄別叙復，得管勾崇福宮，生活上略有改善。次年即政和元年，他寫了《四月望日自孝悌坊遷冠蓋孫氏第》詩，詩中提到：「中有騰騰者，淮陽四年客。坐偷太倉粟，穩睡而飽食。」此處之「太倉粟」，指管勾宮觀得祿而言。他似乎看到了希望，奮然欲飛，想實現平生抱負。他還爲亡友潘大臨的文集作序，序云：「士有聞道於達者，一會其意，渙然不疑。師其道，治其言，終身守之而不變。甚者或因是以取謗罵悔吝，而不悔其心，視世之樂，無足以易之者。」他所說的「聞道於達者」，即聞

道於蘇軾，會其意後終身恪守不移，即使遭受種種打擊也不後悔，並認為這是人生最大的樂趣。表面上看，他是在贊揚潘大臨，實際上是借以喻志，因為他們都是蘇軾的門下士。

張耒管勾崇福宮似乎祇有一任，以後的生活就失去依靠。他的《歲暮即事寄子由先生》詩，敘說了晚年淒涼的境遇：「歲暮淮陽客，貧閑兩有餘。朝昏面壁睡，風雪閉門居。……肉似聞韶客，齋如持律徒。女寒愁粉黛，男窘補衣裾。已病藥三暴，辭貧飯一盂。長瓶臥牆角，短褐倒天吳。」可以想見，他當時已食不果腹，三月不知肉味，鶉衣百結，更談不上長瓶汲酒了。政和二年，蘇子由卒，張耒悲痛不已。當年兩蘇公以文倡天下，自己和其他同門友從之游，而今相繼以歿，往事真是不堪回首！據《宋史》本傳：「耒獨存，士人就學者衆，分日載酒餞飲食之。誨人作文以理爲主，……學者以爲至言。」他「聞道於達者」，「聊傳師所授」，矢志不移。因此他是結束北宋文壇、又影響南宋文學的重要作家。政和三年，他的友人陳州翟汝文（公巽）赴京任中書舍人，他賦詩贈別。政和四年卒於陳州，享年六十一歲。

張耒歿後歸藏淮陰。據乾隆十三年《淮安府志》卷二十八：「張右史墓去府治北七里。嘉定六年，常平使者施宿建祠於斯。」《舊志》又謂：「耒墓在城西。」傳聞中有二墓，未知孰是。他的墓志銘未傳，也許原來就未立銘。陸游曾談到他的後世：「張文潛三子：柁、桔、和，皆中進士第。柁、桔在陳死於兵，和爲陝府教官，歸葬二兄，復遇盜見殺，文潛遂亡後，可哀也。」（《老學庵筆記》卷四）一代著名詩人，生前與死後，如此寂寞寒悴，真是悲哀酸辛！

關於張耒著作的版本，論述者代有其人。但由於張集名稱不一，頭緒繁多，欲探求其源流系統，實非易事。他在生前及見之文集，因崇寧年間詔命毀板而未存。今傳集本乃南宋重編，曾幾見後就深表不滿，其《東萊先生詩集後序》有云：「蓋知之不深，則歲月先後，是非去取，往往顛倒錯亂，不可以傳。近世張文潛、秦少游之流，其遺文例遭此患，知與不知之異也。」（《茶山集·拾遺》）曾幾年齒稍後於張耒，當及見原集本，而新出之張集，非門人故舊所編次，歲月顛倒，是非錯亂，故感慨良深。現僅就筆者所見張耒文集及有關資料，作考辨如下。

先說宋本，宋本張耒文集有七種，另有筆記《明道雜誌》傳世。

（一）《鴻軒集》、《柯山集》 此二集是有案可查的張耒著作最早的版本，或刻於北宋，久佚未傳。汪藻《柯山張文潛集書後》云：「其集以《鴻軒》、《柯山》為名者，居復、黃時所作也。」（《浮溪集》卷十七）鴻軒，張耒元符二年任復州監酒時寓所；柯山，乃其安置黃州時住地。汪藻未言二集之卷數與篇目，但既云居復、黃時之作，自然不包括在此前後的作品。

（二）《張龍圖集》三十卷 南宋初汪藻（字彥章）所編。其《柯山張文潛集書後》云：「右文潛詩千一百六十有四，序、記、論、誌、文、贊等，又百八十有四，第為三十卷。」（《浮溪集》卷十七）其時汪藻屏居毗陵，從士大夫家借所藏張集，聚而校之。

（三）《張文潛文集》十卷 南宋建安余騰夫刻本，選錄文潛之論文與雜著。清季振宜（滄葦）藏有此書。徐夔用以校明郝梁刻本《張文潛文集》，作題識云：「昨吳興書賈鄭甫田以宋建安余騰夫所

刊、永嘉先生標注《張文潛文集》來，上有「季滄葦」與「毛子晉圖書」書印，共十卷。與此本校對，篇目正同，惟分卷異，因知此本即南宋初十卷之本，後人亂其卷次耳。……姑餘徐葵識。」徐葵此題識，李盛鐸《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》卷四、傳增湘《藏園羣書經眼錄》卷十三均轉載。

(四)《張右史集》七十卷 南宋紹興十三年張表臣編纂，並作集序。序云材料取自四家。一是汪藻所編三十卷本；二是王鈇所錄四十卷，續集十餘卷；三是察院何公若干卷；四是秦熈送家舊藏八冊，不分卷。共計百餘卷。於是「亟加考訂，去其重複，正其訛謬，補其缺漏，定取七十卷，號《張右史集》。」（《東湖叢記》卷一附載）該集共收作品二千七百餘篇，其中包括《同文館唱和》六卷。

(五)《譙郡先生文集》一百卷 據周紫芝《書譙郡先生文集後》云：「此百卷本爲四川轉運副使井某所編校，共收作品一千八百零三首。自己又收得十卷本，三十卷本與七十卷本，欲「削其重複，一其所無，以歸於所謂一百卷者。」（《太倉稊米集》卷六十七）由此可知，井某此集雖稱百卷，而所收作品不及七十卷本。周紫芝言欲刪繁補闕，然語焉不詳。晁公武《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》卷十九著錄：「張文潛《柯山集》一百卷。此百卷本何人所編？是否即《譙郡先生文集》？則不可知。」

(六)《宛丘集》七十五卷 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十七云，南宋有蜀刊叢書《蘇門六君子集》，中有《宛丘集》七十五卷。他還見過《宛丘集》七十卷本，附《張耒年譜》一卷。所記均甚簡略，詳情不明。

張耒還著有筆記《明道雜志》，爲管勾明道宮時所作。但未見宋人著錄。

再說明本。張耒文集明刻本有一種，鈔本有四種，另有《明道雜誌》刻本。

(一)《張文潛文集》十三卷 明嘉靖甲申郝梁刻本。半葉十行，行十八字。前有馬駙序，云郝梁得宋本而刻之。此謂宋本，即南宋建安余騰夫所刻十卷本，後人亂其卷次而成爲十三卷本。

(二)《宛丘集》七十四卷 明謝肇淛小草齋鈔本。傳增湘見到此集，事見《藏園羣書經眼錄》卷十三。謝肇淛，字在杭，萬曆壬辰進士，博學能詩文，收藏宋人集頗富。

(三)《張右史文集》六十五卷 張集六十五卷本，未見宋人著錄。此爲明萬曆趙琦美鈔校本，有跋。

翁心存復校，有翁同龢跋。趙琦美，字元度，明常熟人，好網羅古今載籍，繕寫三館之祕本。此鈔本現存北京圖書館，中有闕卷。該館還存同卷數另一張集明代鈔寫本，有翁心存校跋。

(四)《張右史文集》六十卷 張集六十卷本，未見宋人著錄。《汲古閣書目》首次記此集，並云：

「世所行《文潛集》纔十之五，《右史集》乃大全。」明代尚有此集鈔本，闕卷部分由後人據清鈔本補足，詳見《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·集部上》。

(五)《明道雜誌》一冊 明楊士奇《文淵閣書目》卷八、葉盛《景竹堂書目》卷三，均記有《明道雜誌》一部一冊。嘉靖年間，長洲人顧元慶曾刻《文房小說》四十二種，《明道雜誌》乃其中之一。鍾人傑印《唐宋叢書》，亦收錄此書。

最後說清代與民國的版本。在此期間的張集刻本有六種，鈔校本有十四種，另有《明道雜誌》印本二種，《詩說》印本四種，《柯山詩餘》一種，《竹夫人傳》一種。

(一)《宛丘先生文集》七十六卷

此文集不知始於何時。陸心源《宛丘集跋》曰：「《直齋書錄解

題》云蜀本七十五卷，此本分卷與蜀本合，當從宋刊蜀本傳錄者。」（《儀顧堂題跋》卷十一）邵懿辰、邵章《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》卷十五，則「疑後人以殘本重編」。此集較為完備，清人甚重視，刻本、鈔本有七種。其一是清康熙時，呂無隱有鈔本，此鈔本現藏北京圖書館。其二是康熙時金檀鈔校本，除七十六卷外，尚有補遺六卷。其三是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館臣據鮑士恭家藏本付印。其四是瞿世瑛鈔校本。卷首有丁丙手書《前記》云：「此清吟閣瞿穎山從鮑以文借文瑞樓舊藏本，依式刊格，重為鈔校。兵燹後，祇存一十八卷，目錄二卷，配以小山堂藏舊影宋本。」此鈔本現藏南京圖書館。其五是紅藥山房鈔本。集前有丁丙手書《前記》，略叙張末及同文館唱和者之籍貫簡歷等。其六是瞿鏞藏舊鈔本，事見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卷二十。其七是清另一鈔寫本，鈐有「紅豆後人」印，事見傳增湘《藏園羣書經眼錄》卷十三。

(二)《張文潛文集》十三卷校本

清徐葵用南宋建安余騰夫刻本，校於明嘉靖郝梁刊本上，因知郝梁本翻刻余騰夫本，詳情如前述。

(三)《張右史文集》三十卷

舊寫本，半葉九行，行十七字，前錄《宋史》本傳。鈐有「翰林院印」大官印，又「臣昀私印」、「曉嵐」二印。事見傳增湘《藏園羣書經眼錄》卷十三。

(四)《柯山集》五十卷，《拾遺》十二卷

此本不知始於何時。據晁公武《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》，張文潛有《柯山集》一百卷。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亦同樣著錄，然未見傳本。今見《柯山集》及《拾遺》共六

十二卷，版本有四種。其一是清武英殿聚珍叢書收有此集。陸心源曾以此本與《宛丘集》七十六卷互校，云「《柯山集》總計詩騷一千六百餘首，《宛丘集》二千一百餘首，多得詩五百餘首，文賦則大略相同。……《四庫全書》既收此集，聚珍版排印時，不收此集，而印不全之《柯山集》，不可解」。《儀顧堂題跋》卷十一「其二是清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翻刻聚珍版，此本有傅增湘之校補並跋，詳見《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·集部上》」。其三是民國十八年刻本，前有田毓璠序，說是借粵本《柯山集》付梓，並以友人邵祖壽所編《張文潛先生年譜》附之。其四是商務印書館《叢書集成》中收有此集。由於多次付印，《柯山集》遂成習見之本。

（五）《張右史文集》六十卷 此集清代有四種鈔本。其一是金檀文瑞樓藏書中有此集之鈔本，具體情況不詳。其二是雍正己酉年謝浦泰手鈔本。據謝氏手跋，曾以《宛丘集》校此鈔本。發現《宛丘集》中所有、而《右史集》所無者：古詩二百七十首，律詩二百三十三首，絕句七首，書二篇，墓誌五篇，《補遺》六卷全無。《右史集》中所有、而《宛丘集》中所無者：不過古詩四首，律詩九首，《讀唐書》論第二條而已。詳見王文進《文祿堂訪書記》卷四。其三是傅增湘在楊以增海源閣遺籍中，見到此集之舊寫本。鈐有「笥河府君遺藏書籍」、「嘉蔭簃藏書印」，知前後為清人朱筠、劉喜海所藏。詳見《藏園羣書經眼錄》卷十三。其四是丁丙八千卷樓有光緒年間此集鈔本。民國年間，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亦影印此集之手鈔本。

（六）《張右史文集》六十五卷

此集清鈔本有二。一是錢曾《述古堂藏書目》卷二云：「內府有

此集之鈔本，共八冊。」二是錢大昕《竹汀先生日記鈔》卷一云：「秀水朱梓廬與海鹽吳思亭來訪，談良久，以《張右史集》鈔本六十五卷贈。」

(七)《明道雜誌》 清《學海類編》本、商務印書館《叢書集成》本，均選載《明道雜誌》。

(八)《詩說》一卷 張耒《詩說》另印單行，不知始於何時。清納蘭性德《書張文潛《詩說》後》中寫道：「文潛《詩說》一卷，雜論雅頌之旨，僅十二條，已載《宛丘集》中，後人鈔出別行者。……此亦經學一種，因校而梓之。」嗣後《說郭》、《藝海珠塵》、《叢書集成》等均錄有《詩說》。

(九)《柯山詩餘》 張耒文集不附詞作。民國年間趙萬里輯得《柯山詩餘》共六首。詳見《校輯宋金元人詞》。

(十)《竹夫人傳》 《王直方詩話》曾記張耒作《竹夫人傳》。此傳為短制，未見另印單行。民國間《香艷叢書》第六集存有此傳。

本書在編輯過程中，曾得到北京圖書館、北京大學圖書館、北京師大圖書館、南京圖書館、浙江省圖書館、浙江大學圖書館、安徽大學圖書館以及校內外許多同志的支持和幫助。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的同志，反復審定原稿，提出不少寶貴的意見，謹此一併致謝！限於水平，本書的錯誤和疏略之處，至盼專家和廣大讀者指正。

周義敢 周雷 一九八九年元月於安徽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

凡 例

一、本書輯集從北宋中葉至「五四」前後有關張耒研究的資料，內容大致包括：張耒生平事迹的記述，張耒作品的評論，作品和版本的考証，文字和典故的詮釋等。

二、本書所輯資料的範圍，包括詩文集、總集、詩話、筆記、史書、地志和類書。清人邵祖壽編有《張文潛先生年譜》一卷，未單獨成書，故收錄。

三、本書對古代文獻中的重複材料，一般採用其中最早或較爲完備者。對後出資料，如無新意則不錄。張耒的同時人與張耒的唱和酬贈之作，一般加以收錄，以便我們瞭解其交游的情況。輯集的原則是：宋代部分求全，元明以後取精。他人的詩文，而後人誤爲張耒所作並加評論者，也予輯錄，後附按語，加以說明。

四、本書資料按時代先後順序排列。同一人名下的資料，其編排次序爲先本集，次其它著作，最後列見於他書的文句。古人所編的綜合性的詩歌評述著作，如《苕溪漁隱叢話》《詩人玉屑》等，其中引及的各家有關張耒的資料，均一一分屬於原作者的名下，力求恢復原貌。其中作者甚可懷疑者，附按語說明。

五、本書所收各書的版本，原則上擇其通行可靠者。如無通行本，則採用舊刻本。原書中明顯的誤字，